

匪俄會和解嗎？

呂律

壹 柯周會談以後的發展

柯錫金和周匪恩來一幕短促的機場會談之後，留下兩個最起碼的問題：他們談些什麼和談的結果如何？

關於第一個問題，在匪俄雙方未作正式的宣佈以前，各國觀察家祇能根據間接的來源不同的情報，作一些揣測性的判斷，譬如，停止邊境上的衝突，討論邊界問題，停止公開爭辯，恢復貿易，提供新的貸款。除此之外，合衆社十月十一日自莫斯科發出的報導稱，柯錫金曾向周匪恩來保證，蘇俄現時并非計劃摧毀中共接近蘇俄邊境之核子設備。

現在，這個問題從匪十月七日發表的聲明得到澄清，柯周九月十一日的會談，曾「就兩國邊界問題、貿易問題以及兩國關係中的其他問題交換了意見。」足見各國觀察家事前所作的揣測性的判斷，與匪方所宣佈的并無多大出入。

關於第二個問題，雖然各國觀察家各有不同的看法，如像：（一）在短促的時間內不可能產生具體的結果；（二）柯周的突然會晤祇不過是一件大新聞而已，對於匪俄關係可能毫無實際的效果；（三）鑒於匪方的宣傳機器仍未停止對蘇俄的攻擊，足見柯周的會談沒有什麼成就；（四）匪俄的爭端已歷時九年，雙方的立場過於懸殊，休戰和言歸於好的可能性，無人會作此想；（五）柯錫金的移樽就教，安慰的成份比恫嚇多。在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看法，要算英國「金融時報」在九月十五日所發表的社論了，它說：「柯錫金和周恩來在上個星期的會晤，簡直可以斷言并未解決使雙方分裂的基本問題。會晤時間太短，除了寒暄以外，無法處理複雜的邊界糾紛，更不要說範圍廣泛的理論爭執了。所以有充分的理由指出，雙方未能達成實際的效

果。」

各國的觀察家把他們的注意都放在會談時間太短、毛共宣傳繼續抨擊、問題複雜和柯錫金所受到的冷遇之上，却忽略了莫斯科媒介機構的反應。假如說柯周的短促會談毫無成就，則莫斯科的華語廣播絕不會在毛共宣傳仍舊繼續對蘇俄施以由來已久的攻擊的情況下，自九月十二日戛然停止它們反毛的宣傳和心戰，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九月廿二日，一連有十天之久。這種情況是告訴我們，莫斯科在等，等毛共方面對蘇俄建議的答復。也許是因為等了十天毫無反應，所以又自九月廿三日起再恢復以往的反毛宣傳，至十月一日又止。因為匪「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紅旗」雜誌等於九月卅日發表聯合社論，表示願意通過談判解決邊境衝突，莫斯科的反毛宣傳又自十月二日停止。今後到什麼時候再恢復，就要視它們的談判發展情況而定了。

目前，已經為外界所知道的匪俄會議有二：一個據說是在莫斯科已經開始進行的貿易會議，另一個是十月二十日在北平舉行的外交部次長級邊界問題會議。這兩個會議，證明柯周在北平機場短促會談并非毫無實際結果，也是那次會談的進一步發展。這兩個會議的遠景如何，它們的工作和工作結果究竟對匪俄關係有些什麼影響，對於這兩個會作一番研究，要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貳 匪俄貿易會議

先說匪俄貿易會議。

蘇俄對外貿易部出版的「對外貿易」月刊，有兩個用不厭的標題：「貿易是通向友誼之路」和「貿易是通向和平之路」。蘇俄同任何一個國家（不

論它是共黨國家、還是非共黨國家)不是友好,是不是和睦相處,通常都直接間接表現在貿易上,它同毛共政權之間不但不例外,而且表現得更為尖銳。

匪俄之間的貿易,自一九四九年算到現在,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自一九四九年起,一步一步上升,到一九五九年達到最高峯,在這十年間,它們的貿易額從三億零八百六十萬盧布增到一十八億四千九百四十萬盧布。

第二階段,是從一九六〇年起,它們的關係公開轉壞,於是貿易額也隨之逐年下降,到一九六六年為止,它們的貿易額從一十四億九千八百四十萬盧布降到二億八千六百六十萬盧布。

第三階段,也就是現階段,匪俄貿易的對星就是由毛匪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在匪俄關係史上既然是黑暗的一段,反映到貿易上的情況當然就更慘了。最近三年,它們之間的貿易急劇下降,從二億八千六百六十六萬盧布降到八千六百四十萬盧布。

匪俄雙方對於現階段貿易的反應,是不同的:我們在匪方的宣傳裏,看不到(表面上)它為匪俄貿易關係不正常和急劇下降的趨勢而焦急的責難、抨擊和辱罵,反之,它打腫臉龐充胖子,以它的經濟能够不依賴對蘇貿易為榮,表示它具有經濟上的獨立性,不甘於作蘇俄的經濟附庸;蘇俄就不然了,不但不斷的、經常的在廣播中攻擊毛共削減對蘇的貿易,另走「歧途」與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西德和日本)打交道,而且時常見於黨政要人的重要報告和官式的講話之中。現在以葛羅米柯為例:

一九六八年六月他在蘇俄最高蘇維埃七屆四次大會上作外交報告時說:「今年蘇俄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貿易、共同利用邊境河流航行及其他某些問題的具體建議,但是北京對於反映關切蘇中現時及未來關係的任何倡議仍舊裝聳作啞。由於北京當局的過錯,蘇中貿易額比一九五九年減了二〇倍,並且縮到小得可憐的程度了。」

今年七月,蘇俄最高蘇維埃舉行七屆六次大會,他作外交報告時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爲了使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陷於混亂狀態,已經作到了一切。貿易從一九五九年夏差不多二〇億盧布縮減到一九六八年的八千六百萬盧布;科學、技術、文化的交換全都停止了;經濟合作的條約,由

於中國方面的過錯,一個跟着一個都取消或凍結了……。」

從上面這些簡單敘述看來,此次匪俄舉行的所謂貿易會議,其主動是蘇俄,而不是毛共,已經是一清二白的了,因爲毛共以不與蘇俄貿易爲榮,而蘇俄以匪俄的貿易銳減爲恥——這種情形有傷它「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榮銜,對於它領導共產世界的地位有不利的影響。

不過,我們必須指出:此次在莫斯科舉行的貿易會議,並不是對於匪俄關係具有起死回生作用的貿易會議,祇要匪俄之間未斷絕邦交,小額的貿易是免不了的,彼此有貿易的行爲(不論貿易的大小),就有舉行貿易會議的必要。匪俄自一九六〇年以來雖然關係一天比一天壞,但是貿易會議并不是一直沒有舉行。所以,此次舉行貿易會議,可能與一九六〇年以後這些年所舉行的一樣,沒有多予重視的必要。

即使退一步說,此次匪俄之間所舉行的貿易會議與前幾年所舉行的例行貿易會議有所不同,蘇俄希望從此開始使雙方的貿易正常化,我們以爲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的理由是:

一、匪俄之間的貿易正常與不正常,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在彼此的關係沒有正常化以前,要想貿易趨於正常化,這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這個階段要想使匪俄關係由極端的不正常(已到冰炭不相容的程度)趨於正常,既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短期內可以做到的問題。

二、打開匪俄之間的貿易紀錄,一眼就可以看穿: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這十年中間,匪俄貿易所以能直線上升,是因為毛匪在政治上實行一面倒,而在經濟上依賴蘇俄的信貸,這種貸款的給予和償還都是用商品來表示的;自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的逐漸下降,是因為匪俄關係已進入公開分裂的階段,新的貸款已不再有,而舊的貸款愈還愈少;至於「文化大革命」以後,是毛共所謂已把欠蘇俄的貸款還清的階段,所以它們的貿易到了葛羅米柯所說的「縮到小得可憐的程度了」。

三、毛共會不會接受蘇俄建議的新貸款?這個問題的答案同上述貿易不能正常化是結合在一起的,在目前,毛共仍有可能打腫面龐充胖子,也許不會厚顏無恥到伸手接受蘇俄新貸款。

所以,從種種方面看來,此次在莫斯科舉行的匪俄貿易會議,既不是對匪俄關係具有起死回生作用的貿易會議,也不可能是出現大額貿易的貿易會

議，即使說它同前幾年所舉行的貿易會議有些不同，但它的不同程度如何，我們祇須注意這個會議的匪方代表就可找到答案了，代表匪方的既不是匪方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部長級的人物，也不是副部長級的人物，而是匪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一個商務參事。

叁 匪俄邊界問題談判

再說匪俄邊界問題談判。

這個會議，初看起來好像比貿易會議重要多了，一旦開起來，尤其在這個會議的工作有某些成就之後，就會對匪俄關係正常化起決定性的作用，這也未免太樂觀了一點。

匪俄邊界問題談判，根據匪發表的「關於中蘇兩國政府即將舉行中蘇邊界談判公報」稱：匪俄雙方已經達成協議定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廿日在北平就匪俄邊界問題開始舉行外交部副部長級的談判，此項談判舉行起來以後會產生一些什麼結果？有必要將匪最近發表的一個聲明和一個「外交部」文件作一番研究，從這中間去找答案。

匪「人民政府」十月七日發表的聲明，僅就邊界問題而論，曾提出下列五點聲明和主張：

- 一、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割去的領土；
- 二、匪俄邊界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即使一時解決不了，也應該維持邊界現狀，而絕不應訴諸武力；
- 三、雙方武裝力量從邊界一切爭議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
- 四、不應迴避邊界存在問題之客觀事實，必須進行談判認真解決這些問題；
- 五、首先就維持邊境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

匪「外交部」駁蘇俄六月十三日聲明的文件，無疑是匪「一〇、七」聲明的補充文件，這個長達九千字的文件包括五個部份，它不僅在第一至第四個部份重複它過去對於這個問題所說過的一些話，偽裝一種「民族主義者」的姿態，而且在第五個部份對匪「一〇、七」聲明所申明的立場作了下列的

補充：

一、肯定有關目前匪俄邊界的條約，是沙皇俄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二、以這些條約為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匪俄邊界問題，確定邊界線的全部走向；

三、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歸還給對方，但是，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

四、簽訂匪俄平等新約代替不平等的舊約，劃界立標。

（按匪「外交部」文件第五個部份所提主張共為五點，而對匪「一〇、七」聲明的補充部份為以上四點。）

我們如果把匪最近所發表的一個聲明和一個文件歸納起來，可得以下八點：

一、要肯定有關目前匪俄邊界的條約，都是沙皇俄國強加給中國之不平等條約；

二、匪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割去的領土；

三、邊界問題應該和平解決，不應訴諸武力；

四、以不平等條約為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邊界問題，確定界線的全部走向，訂立新約代替舊約，劃界立標；

五、任何一方違反有關目前邊界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無條件歸還給對方，但是，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

六、雙方武裝力量從匪俄邊界一切爭議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

七、不迴避匪俄邊界存在問題的客觀事實，要認真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進行談判；

八、爲了邊境局勢緩和下來，使談判不受任何威脅，建議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

在以上八項當中，除了匪聲明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割去的領土，可以無條件受到莫斯科的歡迎外，至於和平解決邊界問題不訴諸武力，在互諒互讓的原則下對邊界上的某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雙方武裝力量

撤出或不進入爭議地區，彼此進行邊界談判，這幾點，有的是蘇俄提出過的，有的是很可能得到蘇俄同意的。——這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有問題的是，將不平等條約肯定下來，確定匪俄邊界線的全部走向，訂立新約代替舊約，無條件歸還侵佔不平等條約以外的領土，承認邊界存在問題的客觀事實。

首先，關於不平等條約問題，這是橫在匪俄中間的一個結，蘇俄認為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初沙皇俄國強加給中國的有關邊界的條約，并不包括在不平等條約之內，譬如它說：

「遠東的蘇中邊界（即目前存在的這條邊界）是許多世代就形成的……這條邊界由璦琿條約（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和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在法律上規定的。」——在這些條約裏，以及在各個議定書、地圖和記文裏業已固定下來的有關領土問題的某些條款，至今完全有效。蘇俄政府的立場是雙方嚴格的、始終不渝的履行這些條款。」（見蘇俄「三、二九」聲明）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取得勝利以後，蘇維埃共和國曾經莊嚴聲明它放棄同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通過一九二四年五月卅一日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上述條約就從法律上廢除了，這些協定沒有把確定國界的俄中條約列為不平等條約或祕密條約，談不上廢除或修改這些條約。」（同上）

「在蘇維埃國家任何一個文件中，在列寧的任何一次講話中，都沒有把同中國的各项邊界條約列為不平等的或是應該修改的條約，列寧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把蘇中邊界說成是有疑義的。」（見蘇俄「六、一三」聲明）

「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指出：『蘇俄是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并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國家』。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於莫斯科也談到了這一點。」（見蘇俄「三、二九」聲明）

其次，關於確定匪俄邊界線的走向，匪主張「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邊界問題，確定界線的全部走向；」蘇俄最初在「三、二九」聲明中認為：「蘇俄在五十年代初應中國方面的要求，已將標有邊界線的全部地圖轉交給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當局當時對地圖上所標明的邊界線走向沒有提出任何意見，實際上遵守了這些邊界線，」嗣在「六、一三」聲明中始答應「以現行邊界條約為基礎來討論關於核定個別地段邊界線走向的問題」。它們中間的距離，不但「全面」與「個別地段」之分，而且「個別地段」也頗富伸縮性。

第三、匪方「訂立新約代替舊約，勘界立標」的主張，蘇俄根據它不承認這些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的一貫立場，所以它首先申明：「無論一九一九年宣言中，還是一九二四年蘇俄同中國之間的協定中，都不包括、而且也不可能包括這些規定；把確定現今蘇中邊界線走向的條約列為不平等條約或祕密條約，當然也談不上廢除或修改這些條約。」（見蘇俄「六、二三」聲明）至於它所作的最大讓步，也不過是：「把雙方對沒有分歧的邊界地段的一致意見肯定下來；在有分歧的個別地段，在條約文件的基礎上通過相互協商對邊界走向取得諒解；在由於自然原因而發生變化的地段，在確定邊界線時，應從現行條約出發，同時遵循互讓原則和當地居民在這些地段的經濟利益的原則，通過雙方簽署相應文件的方式把協議肯定下來。」（同上）。

第四、關於匪「一〇、八」文件所說「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歸還給對方……」，這裏所指的一些條約，根據匪「五、二四」聲明和「一〇、八」的文件看來，當然是指的：中俄璦琿條約（一八五八年），中俄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一八六四年），中俄伊犁條約（一八七一年），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一八八四年）。蘇俄在前述五個條約的規定外，又侵佔了中國不少領土是千真萬確的，而匪在「一〇、八」文件中所引巴布科夫的著作，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蘇俄外長葛羅米柯主編的「外交辭典」，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蘇俄大百科全書，都是要令蘇俄面紅耳赤的，也就無法談得攏的。

第五、匪方力言邊界上存在有問題，要通過談判來解決這些問題，蘇俄却一口咬定：「在蘇俄與中國之間實際上不存在任何領土問題。無論過去和現在，都談不上，也不能談得上蘇俄方面有任何破壞邊界現狀，有任何『侵佔中國領土』的事。」（見蘇俄「六、一三」聲明）

若是從以上五點來看，所謂邊界問題談判，根本就無法開始，但事實告訴我們，不但蘇俄政府委派的庫茲涅佐夫代表團業已到了北平，而且這個談

判現在業已開起來了，這個現象是不是預兆要出現奇蹟？不會的。它們現在所舉行的談判，是匪在「一〇、七」聲明中所建議的「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的範圍內活動，也就是邊境問題談判，距離基本的邊界問題還遠，一旦觸及到本題，就很難談得下去了，一般認為匪俄談判的前途暗淡，這個看法是站得住的。

肆 匪俄會和解嗎？

一般人所以對於柯周的會談，以至會談以後的貿易會議和邊界問題談判加以重視，無非是要從這中間找出匪俄經過九年的公開分裂會不會藉此和解的答案而已。

匪俄現在所舉行的貿易會議和邊界問題談判，不能說同它們之間的分和毫無關係，但關係既不怎麼大，也不是決定性的。關於貿易會議，我們已在前面說過不再多贅，邊界談判雖然比貿易會議重要得多，但是實際上，這個談判註定要失敗的，即使出現奇蹟它成功了，也無助於匪俄之間的和解問題。

匪俄能不能和，要看它們為什麼而分。它們最初並不是因為邊界問題而分的，這是一個歷史上留下來的問題，需要解決，但并不需要迫切解決；而且這個問題，祇有我們依照憲法產生的中華民國政府有資格同合法的俄國政府談判，匪的任何聲明和文件，以及邊界問題談判，不過是它反對蘇修新沙皇的工具和形式而已；它們的分歧是發生在理論意識形態方面，也就是為了一些原則性的問題才由暗鬥而到明爭，由兩個黨的鬥爭演變為兩個政權的敵對。匪俄之間的分歧既然發生在原則性的一些問題上，那麼，我們就可以斷言，匪俄不但不能因此次舉行的貿易會議和邊界問題談判達成和解，而且，除非一方投降，要想和解也是辦不到的。

毛共所反對的，不是黑魯曉夫本人，也不是布柯集團，而是俄共所行的「現代修正主義」，亦即「三和兩全」政策。在黑魯曉夫下台以後，布柯集團仍舊奉行這個「主義」或政策，因此毛共也反對布柯集團，罵他們比黑魯曉夫走得更遠，背叛馬列主義的程度更甚。我們相信，布柯一旦下台，繼而起者如果不修改俄共「廿二天」通過的黨綱，將「三和兩全」的政策斥為反動，毛共是不會停止敵視的，仍舊要將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方針貫徹到底的。

反過來，俄共所反對的，與其說是毛匪本人，不如說是「毛澤東思想」。俄共無論如何也不會墮落到這種地步：承認「毛澤東思想」就是當代的馬列主義。即使如外間所傳，毛匪的健康情況很壞，隨時都有倒下去的可能，但是在他死後，新匪酋如果不把反蘇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毛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九大」通過的新黨章宣佈作廢，俄共也不會放棄它的反對立場的。所以，匪俄之間的和解取決於理論意識形態問題的解決，這些問題不解決，和解是不可能的。

新書出版預告

野坂參三與毛共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張棟材

對日共與毛共結合史實的剖視

SANZO NOSAKA AND MAO TSE-TUNG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野坂與俄共、毛共之淵源

一、野坂的出身及其性格

二、野坂亡命蘇俄及第三國際派其赴延安之企圖

三、野坂在延安的活動經過

四、野坂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人的個人關係

第三章 野坂回到了戰後的日本

一、野坂帶回給日共的影響力

二、野坂的親毛共言論

三、野坂受批判的真相

第四章 野坂接替了德田的領導地位

一、毛共對日共指導力之逐漸強化

二、野坂正式地成了日共首領

三、親毛共派之形成

第五章 野坂對毛共的效忠與疏遠

一、符合毛共要求的反美運動

二、終於跟進反蘇的戰列

三、野坂的接棒交與何人

四、日共與毛共關係的突變

第六章 結論

每冊，冊一裝平訂合文英、中，本開四廿，言萬五十凡書本
向可者讀，版出月本定預，（資郵加另寄航）元拾肆幣台新價定
劃政郵以或組版出所究研係關際國樓六號五九七一路正中市台北台
。購洽約預號六三四三第戶帳金儲撥